

# 最美的山水

□ 查晶芳（安徽宣城，教师）



晚饭后，外面仍在飘雨，我抓起钥匙出了门，因为得去哥哥家喂鱼。去年哥嫂退休，到苏州帮侄女照看孩子去了。临行前，哥哥把养鱼的“重任”交给了我。

屋里空荡荡的，却处处充盈着熟悉亲切的气息。左侧那个独立的大沙发，曾是母亲的专座。以前我每次来，她总坐在那跟我念念叨叨说个不停。挨着我坐、一起聊天的自然是嫂子，我俩亲如姐妹。而哥哥只要看见我俩凑在一起“淘”衣服，总会笑着摇摇头，丢下一句“你们就知道谈衣服”，转

身就到鱼柜前欣赏他的爱鱼去了……如今，母亲永远离开了，哥嫂去了远方的城市，那些欢乐生动的影像却永远留存在这方小小的空间里。

去喂鱼不是“负担”，分明是个温柔的念想，就像每隔几天去看父亲时一样。年近九十的父亲常颤颤巍巍起身，给我拿水果、找零食。有时我刚吃完饭肚子饱得很，就对他连连摇头。“少吃点没事，你从小到大不都是个好吃佬嘛！”父亲笑着，雪白的眉毛欢快上扬，宠溺的语气一如既往，让我的心“咚”地一下跌进一汪春水

里。

每次我离开前，父亲都要反复叮嘱我走大路。记得重阳节那晚，我去坐了也不过半个小时，他就催我回去。

“女孩子晚上一个人，在外面走路不安全啊。”在父亲的眼里，年过五十的我，还是那个让他时时担心的“女孩子”。是啊，这世上，只有在父母眼里，我们才永远是孩子。

岁月是条河，越往前走，越觉得日子快、世事淡。唯有亲情，越走越深。那是生命旅途中最美的山水，最温柔的牵绊。



# “老”同学

□ 周云龙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大学同学彬彬的女儿大婚，微信里一声召唤，大江南北的同舍弟兄一呼八九应，当即拉了个小群。彬彬有喜。

小城那天的喜宴，二三十桌，座无虚席。光影摇曳，歌舞迭起，杯盏交错间，满堂欢笑声。最后，偌大的宴会大厅里只剩下两桌谈兴仍浓、酒意犹酣——一桌是中学同窗，一桌是大学同舍。

巴菲特说：“只有当潮水退去，才知道谁在裸泳。”老人家的意思是，市场泡沫散去，才能看清谁是有实力的人、谁是投机取巧的人。人生海海，何

尝不是如此？当繁华散尽，笙歌渐隐，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细说从前、对饮畅聊的，大抵就是生命中最真的情谊了。

老同学，老同学，一个“老”字，暗含多少一言难尽的意味？

它不单是岁月流逝的刻度，更像一坛深埋地底的陈酿，时光愈久，滋味愈是醇厚绵长。回想毕业之初，我们忙着为事业打拼。成家立业后，陷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。而当青春飞逝，儿女羽翼渐丰，肩上的担子忽然一轻，心境也随之豁然开朗，从前那份“同学少年”的情谊，瞬间鲜活如初。

每一次同学聚会，我们都像一群时光的拾荒者，争相在记忆的角落里，打捞泛黄却珍贵的片段。课堂上的恶作剧、宿舍里的夜半私语、考试前的挑灯夜战……模糊的细节在七嘴八舌中渐渐清晰、焕发光彩。这份关系无职场的算计、利益的纠缠，清透如山泉。正因如此，无论相隔多久，再见时总能卸下防备，仿佛青春从未离场。

老同学的“老”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想，那是岁月磨出的温润，是时光筛下的纯粹，是久别重逢时恰似初见的熟稔与心动。